



那么远，那么近

部重要的长篇小说，西里洛·维亚贝尔德所著《塞西丽娅·巴尔德斯（天使山）》。古巴文学评论家恩里克斯·乌雷尼亚认为，这部作品“如同一幅巨型油画，西班牙占领军的司令、总督、法院院长、警察局长、大庄园主、贵族、平民、仆役、黑奴……一一登上大舞台。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像西里洛那样以深厚、炽热的情感和对未来祖国的希望及信心，将糖厂的奴隶生活描绘得如此深刻、生动，将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、权贵集团与百姓的对抗反映得如此入木三分”。

如果说《塞西丽娅·巴尔德斯（天使山）》是人们了解19世纪古巴社会历史的重要作品，那么在阿莱霍·卡彭铁尔的文学世界里，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20世纪古巴文学那神奇现实、诡谲的想象和澎湃的音乐感。卡彭铁尔，可能最不该被遗忘的世界级文豪。

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巴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新闻记者、音乐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，卡彭铁尔同时也曾经担任过外交官。卡彭铁尔16岁时就参加了先锋派作家集团，17岁时便已在哈瓦那的重要报刊发表作品。他在哈瓦那大学攻读音乐和建筑学，1924年，年仅20岁的他开始担任古巴重要杂志《广告》的主编，并投身于政治运动。

1928年，他因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被捕入狱，后在法国诗人罗伯特·德斯诺斯的帮助下秘密逃往巴黎。在流亡巴黎期间，卡彭铁尔结识了多位文学界的重要人物，如智利诗人巴勃罗·聂鲁达、法国作家路易·阿拉贡等，并参与创办了西班牙文杂志《磁石》。

卡彭铁尔的代表作《人间王国》发表于1949年，不仅是一部堪称神奇现实主义“出道即巅峰”的小说，更在理论上为魔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。

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改编了海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历程，通过几位主人公在革命中的浮沉，揭示了人类如蝼蚁般的命运，也解构了

古巴作家阿莱霍·卡彭铁尔。



何塞·马蒂雕像于2014年1月24日在上海静安延富绿地落成。

人类对于超然于历史的幻想。表面上，革命创造了全新的世界；事实上，它们却带来了全新的压迫。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主人公甚至想遁入动物世界，却发现鹅群和蚁族社会的压迫依旧。所以，这庸庸碌碌的人间王国，和动物世界并无二致；那些想要创造历史、改变社会的努力，往往只是重蹈覆辙的开始。

在这篇小说的序言中，卡彭铁尔详细阐释了他关于“神奇现实”的观点，并指出：“整个美洲的历史难道不就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吗？”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之后的“魔幻现实主义”。在卡彭铁尔之后，一大批优秀的拉美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创作了无数名作：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（1955）、《跳房子》（1963）、《百年孤独》（1967）、《酒吧长谈》（1969）……卡彭铁尔毫无疑问是拉美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开山鼻祖。

革命题材一直是古巴文学的最为醒目的标签之一。不论是19世纪的古巴独立战争，还是20世纪由菲德尔·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战争，革命构成了古巴近现代史的主旋律，也成为了古巴文学的重要题材。在译介到中文的古巴文学作品中，大部分都与革命文学相关。比如何塞·马蒂的诗篇《伊斯马埃利约》《纯朴的诗》和《自由的诗》，他的散文《我们的美洲》《美洲我的母亲》《玻利瓦尔》等。此外，国内还出版了大量与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·卡斯特罗和切·格瓦拉相关的传记或日记等，如《我的一生：卡斯特罗访谈传记》《切·格瓦拉：卡斯特的回忆》《摩托日记：拉丁美洲游记》等。这些作品进一步强化了古巴文学的革命色彩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国内对古巴当代文学的译介，几近空白，只有莱昂纳多·帕杜拉的长篇小说《再见，海明威》、卡内克·桑切斯·格瓦拉的短篇小说集《33场革命》和维克托·罗德里格斯·努涅斯的诗集《无限灰》等几部作品。

对绝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，古巴文学仍是浮光掠影，十分